

古代避諱“為字不成”小考

向 輝

內容提要：“為字不成”是中國古代避諱的文書法令概念，是涉及文籍書寫與刊刻的重要概念，包括了避諱在書寫中的多種情況，具有較為豐富的內容，不止缺筆而已。隨着古代文書法令的廢棄，名家名著多不論及，今人多不用此詞彙，其意涵漸為缺筆之類概念所取代，從而成為一個歷史性概念。

關鍵詞：為字不成 文書法令 避諱

將陳垣先生《史諱舉例》一書評為避諱學的巨著一點也不誇張，此書對當今避諱研究的影響之大，至今無出其右者^①。正是由於這部書影響巨大，而書中沒有談及的概念或者忽略的地方，也就讓今人頓感陌生，甚至疑惑，“為字不成”即其中一例。

《史諱舉例》一書開宗名義地說，避諱常用三種方法，一是改字，一是空字，一是缺筆。書中對於歷代避諱例做了詳細解說，獨獨對“為字不成”有所忽略，僅在卷八“歷朝諱例”第七十八“宋諱例”條附錄《紹熙重修文書令》法令條文：

諸犯聖祖名、廟諱、舊諱（小注：舊諱內貳字者連用為犯，若文雖連而意不相屬者非）、御名，改避。餘字（小注：謂式所有者）有他音（小注：謂如角徵之類），及經傳子史有兩音者，許通用（小注：謂如金作贖刑，其贖字一作石欲切之類）。正字皆避之。若書籍及傳錄舊事者，為字不成。御名易以他字。

諸犯濮安懿王諱（小注：讓）者，改避。若書籍及傳錄舊事者，皆為字不成，其在真宗皇帝諡號內者，不避，應奏者以黃紙覆之。（小注：按真宗諡號，有讓德二字。）諸文書不得指斥援引黃帝名，經史舊文則不避。（小注：如用車從干，冠以帝字，或繼以后字，合行迴避。自餘如軒冕，軒輊、軒轅、車轅之類，即不合迴避。）^②（引文中“小注”等字為筆者所加，下同。）

陳先生附錄此文後就接着講金代避諱，未曾對“為字不成”進行說明，或許是陳先生覺得他已經將“為字不成”的各種情況分別說清楚了，也就不再需要對它進行解釋了。王新華所著《避諱研究》（齊魯書社，2007年）在陳著基礎上歸納出避諱的十二種方式，含改詞、更讀、缺筆、析言、空字、加字、換序、曲說、填諱、覆黃、歇後等。與陳垣《史諱舉例》一樣並未分析“為字不成”。上述十二種避諱方式，大都是按今人的分類習慣進行劃分，有些類別的劃分也並不是特別明確，並沒有回答究竟哪些情況屬於“為字不成”的問題。由於陳先生的影響實在是太大，所以也就有了下面的疑惑：

鮑國強先生在《文津學誌》編輯劄記中提到了“為字不成”的問題。這是在劉明兄的一篇文章中引用了勞健跋北宋刻本《文選》“宋諱缺筆至禎字止，通字亦為字不成。”鮑先生說：

其實“通”字缺末筆，在需要避諱的古代也不是特罕見的事，直接寫明“通字缺末筆”即可，簡易明白，勞先生為什麼要寫成“通字亦為字不成”呢，讓人疑竇頓生。遍查手頭文獻，再也沒有見到其他“某字為字不成”的說法。有心人不妨繼續深究一下。^③

筆者認為這個問題是一個雖然很細微，但卻比較有趣的問題，不揣冒昧，搜集點資料，草成小文，以求教方家。

一、“為字不成”作為避諱的文書法令

避諱是一種禁忌，如何進行避諱則是禁忌執行的方式。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皇朝對於如何執行避諱不斷進行制度上的設置探討，最終形成了“為字不成”這樣的文書法令規範概念。故而“為字不成”並不僅僅是簡單的一個說明性或描述性詞彙，而且也是一個法令性的概念。此概念最早見於《唐六典》。該書為唐代法典集大成之作，始修於開元十年（722），開元二十六年（738）完成。原題唐玄宗御撰，李林甫奉敕注。先後主修者有張說、陸堅、蕭嵩、張九齡等人，最後由李林甫奏上，故一般著錄為李林甫等撰。該書採取正文和注文結合的方式全面介紹說明自周、秦以至隋、唐貞觀六年的各種規章制度、法律條文。其中《尚書禮部》卷第四“凡君臣上下皆有通稱”條“凡上表、疏、箋、啓及判策文章，如平闕之式”，注云：

謂昊天、後土，天神、地祇，上帝、天帝，廟號，祧皇祖、妣，皇考、皇妣，先帝、先后，皇帝、天子，陛下、至尊，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皇太子皆平出；宗廟、社稷，太社、太稷，神主、山陵、陵號，乘輿、車駕，制書、敕旨，明制、聖化，天恩、慈旨，中宮、御前，闕廷、朝廷之類並闕字；宗廟中、陵中、行陵、陵中樹木、待制、乘輿車中馬，舉陵廟名為官，如此之類，皆不闕字。若泛說古典，延及天地，不指說平闕之名者，亦不平出。若寫經史群書及傳錄舊事，其文有犯國諱者，皆為字不成。^④

這大概是最早關於為字不成的法律記載了，即周廣業所稱之“唐既令為字不成，復聽隨便換易”^⑤。據上文所述，避諱的執行分為三種方式：平出、闕字、為字不成。為字不成是在文書或書籍撰寫過程中遇到避諱時，採取某字未完成的書寫方式。這裏並未說明為字不成採取什麼樣的具體方法。根據禮部的要求，所有文字書寫必須遵守相應的規範，這種規範是所有官員必須遵守的國家典範。^⑥這一條文對後世，特別是宋代的禮制有着深遠影響，宋代直接沿用詞條令，納入刑律之中。宋太祖時，詔寶儀等定《建隆刑統》三十卷，於建隆四年（963）頒行。《宋刑統》本於大周刑統（《顯德刑統》），但與唐律極為相似。太宗端拱二年（989），詔賜宰臣刑統各一部，詔中外臣

僚，常讀律書。《刑統》在有宋一代，是始終施行的。《宋刑統》卷十“誤犯宗廟諱”條云：

諸上書若奏事，誤犯宗廟諱者，杖八十；口誤及餘文書誤犯者；笞五十。即爲名字觸犯者，徒三年。若嫌名及二名偏犯者，不坐（小注：嫌名謂若禹與雨、丘與區。二名謂言徵不言在，言在不言徵之類）。

[疏] 諸上書若奏事，誤犯宗廟諱者，杖八十；口誤及餘文書誤犯者，笞五十……

[準] 公式令：諸寫經史群書及撰錄舊事，其文有犯國諱者，皆爲字不成。諸上書若奏事而誤，杖六十；口誤，減二等（小注：口誤不失事者勿論）。上尚書省誤，笞四十。餘文書誤，笞五十（小注：誤謂脫剩文字及錯失者）……^⑦

此書影宋本曾爲沈曾植所得，並有長篇跋文。沈氏認爲此書至關重要，並特別指出了其中的“爲字不成”條。沈氏云：

所謂“律條十八”者，刪去唐律“制書誤輒改定”一條（小注：原稿某氏注云：“刑統此條在卷第九內”）。“令條一”者，新增准公式令。諸寫經史群書及撰錄舊事，其文有犯國諱者，皆爲字不成一條也。^⑧

從《刑統》可見，爲字不成是必須遵守的規範，違者均要量刑處理。除了《刑統》之外，宋代歷朝帝王頒佈法條亦再三強調“爲字不成”作為書寫避諱的主要方式：

政和五年（1115）七月八日詔：姓氏犯濮安懿王諱者改爲遜字。《金玉新書》：諸犯濮安懿王、秀安僖王諱者改避。若書籍及傳錄舊事者，皆爲字不成。其濮安懿王在真宗皇帝謚號內者不避。應奏者以黃[紙]覆之。^⑨

隆興二年（1164）十月十六日，禮部太常寺言：太廟配享功臣，其神位版書官封姓名，內仁宗皇帝廟庭配享功臣侍中曹，從王從韋，犯皇帝御舊名。檢照《紹興文書令》，御名正字皆避之。若書籍及傳錄舊事者，爲字不成。今曹侍中名犯御舊名，所設位版欲比附上件“傳錄舊事爲字不成”條令，重別雕造，並景靈官繪畫配享功臣內題寫曹侍中名，亦乞令本所重別題寫。詔依。^⑩

慶元法令：[名諱令式申明]……[令]……[文書令]：諸犯聖祖名、廟諱、舊諱（小注：舊諱內貳字者連用爲犯，若文雖連而意不相屬者非）、御名，改避。餘字（小注：謂式所有者）有他音（小注：謂如角徵之類），及經傳子史有兩音者，許通用（小注：謂如金作贖刑，其贖字一作石欲切之類）。正字皆避之。若書籍及傳錄舊事者，爲字不成。御名易以他字。諸犯濮安懿王、秀安僖王諱者，改避。若書籍及傳錄舊事者，皆爲字不成。其濮安懿王諱在真宗皇帝謚號內者不避。應奏者以黃紙覆之。諸文書不得指斥援引黃帝名，經史舊文則不避。^⑪

據上述所引宋代刑律及文書法令，凡是書寫或刊刻的文本中對於避諱的處理方式均屬爲字不成，即“書籍及傳錄舊事者”或者“諸寫經史群書及撰錄舊事者”凡涉及

到避諱處所採用的方式就是為字不成。質言之，“為字不成”已由唐代禮部的避諱規範，在宋代逐漸變成了一種帶有強制力且具懲罰性的法律規範。宋代法令對於避諱要求極為嚴苛，強調文籍書寫或刊刻時必須遵循“為字不成”制度，並在各個時期的法條中反復強調。這些律條包括刑律、文書令式、貢院條式、韻書等。

二、“為字不成”釋例

宋代對於“為字不成”這一規範的遵循是比較嚴謹的，並影響到後世。如清道光十九年刻本宋羅叔詔《（紹定）澈水志》總敘云：

按《乾道文書令》：諸犯聖祖名、廟諱、御名正字皆避。若遇書籍及傳錄舊事，則為字不成（小注：此書從宋本錄出，提行空格均仍其舊。下同）。

這裏提到了宋《乾道文書令》。此令今似不傳，僅就上述引文看，與《宋刑統》律令一致。

文籍書寫或刊刻時各種避諱，包括與宋關係密切的其他王朝（如金、遼）的避諱，均有遵循為字不成規範者。如，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云：

建中靖國元年（1101），遼海濱王耶律禧立，號天祚皇帝。立十五年，女真完顏旻起兵（小注：女真姓與廟諱同音，今依張匯節要進本例，為字不成。案：宋法嫌名皆避，欽宗諱桓，故完字亦闕末筆。今已全寫本字，則此注為贅，然原本所有，姑存其舊）。

清周廣業《經史避名彙考》一書多處論及“為字不成”，這對於我們瞭解為字不成有極大幫助，故詳引之。周廣業稱“唐則廢訓不立而迴避加嚴，臨文任意遷變，益致紛歧，中如獸武代理之類，猶易識別。神龍而後，殊費究詳。宋淳熙文書所列，繁若秋荼，形似音嫌，動多曲避。元明寬法，迴異前軌，而點畫挪移，論者病之。上下二千餘年，禮俗略可考見。”^⑫周氏認為，為字不成作為一種成文的文書規範從唐代開始正式提出，至宋完善，後世多遵循，但亦有所更改。通過對為字不成的考釋，可以管窺當時禮制：

其一，《韓昌黎集·諱辨》《胡文定公（小注：安國）文集·奉敕纂春秋傳論名諱劄子》、葉時《禮經會元·名諱篇》後有周氏按語：

案以上數條皆持論稍過，似諱禮直因臣子獻諛而起，則非也。昌黎在當時已有大紕繆之譏，不復論安定傳經臨文本，不應諱。為字不成始見唐詔，非春秋之法也。況正王、恭王亦豈能違時制乎。^⑬

其二，卷十四“唐帝王”條列：

〔令式〕《唐六典》（小注：明皇御撰）禮部郎中員外郎掌禮儀，凡上表、疏、箋、啟及判策、文章如平闕之式。注云（小注：李林甫等注）：若寫經史羣書及撰

錄舊事，其文有犯國諱者，皆為字不成。廣業案：平者，即《魏志》燕王可皆上平也。闕者，即《左傳正義》所云跳出也。為字不成則泐之類是也。顯慶而後涉筆皆是矣。^⑭

其三，詳考淵字，如陶淵明之淵變泉、《九經字樣》中對淵字的解釋及褚遂良《千字文》淵字缺筆等之後有周氏按語：

案避諱闕筆，晉已有之，未甚傷體也。隋唐以來，為字不成者多矣。故析言之。^⑮

其四，卷十九論及宋諱時，引《淳熙重修文書式》（紹興依舊式增，淳熙重修），周氏云：

太祖廟諱匡（小注：注去王切）、筐、郇、眶、恒、勰、涇、釐、𨾏、𨾏、𨾏、𨾏、𨾏、𨾏、𨾏、𨾏、𨾏、𨾏、𨾏（小注：計十九字）胤……（小注：計十八字，共三十七字）。又《紹興重修文書令》：諸犯聖祖名、廟諱、舊諱（小注：注舊諱內貳字者連用為犯，若文雖連而意不相屬者非）、御名以上改避餘字（小注：注謂式所有者。廣業案即筐……以下諸字）。有他音（小注：注謂如角徵之類。廣業案角徵後亦改角祉，蓋出土民私避）及經傳子史有兩音者許通用（小注：注謂如金作贖刑，其贖字一作石欲切之類）。正字皆避之。若書籍及傳錄舊事者，為字不成。御名易以他字。廣業案此二條載宋貢舉條式及郭守正重校押韻釋疑首頁。乃頒佈朝野，所共遵照文書式也。後倣此。貢舉條式載紹興四年行在國子監申請改雕舊本韻略開載舉人考校格式並廟諱之類。今具貢院見行條式各項內，一依舊條……^⑯

其五，論及宋代避諱字體寫法時，周氏云：

〔字體〕依式，遇廟諱為字不成，其虧缺或在首，或在末，或在旁，或在中，或一筆，或數筆。初無定體。高宗御書石經詩“以匡王國”、“不盈頃筐”……皆闕末筆。廣業案：缺筆之字，當以石刻為正，次則宋槧，若元明以來倣翻諸本，存減參半，或悉改易，或數經寫刻，形制漸變。^⑰

周氏對於為字不成令有多條，此不贅錄。僅從以上五條可見，為字不成是一個較為嚴謹的法令概念，包括避諱書寫時的多個層面。特別是第五條，周氏將廟諱的為字不成歸納為“虧缺”，其中最為主要的是缺末筆。簡言之，為字不成可以概括避諱書寫時的各種類型，其中最為常見的是缺末筆。周氏所據史料為《淳熙重修文書式》，與前引陳垣《史諱舉例》書中所錄《紹熙重修文書令》並無實質性的差異。可見為字不成作為一種法律性規範，一直為宋朝廷所遵循。

這一條款的執行力度到底如何，今已難以詳考，但它確實地貫徹在文籍書寫與書籍刊刻中，並成為後世版本鑒定的重要依據之一。

三、“為字不成”及其作為古物鑒定依據

在對古物特別是宋版書的鑒定中，“為字不成”多依憑之據，如江標《宋元本行格表》卷上“十三四字”部著錄有“宋槧《傷寒總病論》六卷《修治藥法》一卷行二十字”，此條小注為：宋諱皆為字不成，《儀顧堂跋》，又見《皕宋樓藏書志》。^⑮其他諸家書目題跋亦有著錄“為字不成”者，略具數條如下：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之《晦菴先生文集一百卷宋刊本》：“宋朱子撰。首目錄二卷，無序跋。每半葉十行，行十九字。遇廓擴等皆為字不成。是寧宗後所刻也。”^⑯

《儀顧堂集》之《宋板金壺記跋》：“《金壺記》三卷。首行題曰‘金壺記’。次行題曰‘釋適之撰’。每葉二十二行，每行二十字。板心有字數及刻匠姓名。孝宗以上諱皆為字不成。蓋南宋時刊本也。”^⑰

《儀顧堂集》之《宋板揮塵錄跋》：“書中語涉宋帝皆空一格。甯宗以上諱皆為字不成。高宗諱註高宗廟諱四字。蓋宋理宗時刊本也。”^⑱

《儀顧堂集》之《北宋本小畜外集跋》：“朗、敬、匡、允、敬、驚、貞、禎、微、恆、煦、桓、讓皆為字不成。南宋以後不缺蓋北宋刊本也。”^⑲

清吳騫《愚谷文存續編》之《宋槧陳古靈先生集跋》：“舊藏宋槧《古靈先生集》，世所希覲。字倣歐柳，紙若銀板，墨香可掬。宋令云：凡遇濮安懿王諱，則為字不成。此書中於廟諱外，兼避濮諱，尤足徵其慎重。”^⑳

傅增湘《宋撫州本春秋經傳集解殘卷跋》：“宋諱殷、匡、胤、貞、吉、桓、構、慎，皆為字不成。”^㉑

張元濟《明本夢溪筆談跋》：“此為明代覆宋乾道二年揚州州學教授湯脩刻本……其跋文所舉宋諱各字，如卷七，《六壬》節，‘登明’下注‘登字避仁宗嫌名’；卷十二《本朝茶法》節、卷十三《曹南院》節之瑋字，又卷十三《予友人任術者》節之‘慎’字，卷二十六《麻子》節之‘完’字，皆為字不成。其他如玄、匡、胤、驚、鏡、貞、構諸字，及軒轅二字，亦多缺筆，是均可為源出宋刻之證，正不能以其為明刻而輕之也。然世人多有認為宋刻者，故特為辨明於此。”^㉒

張元濟《宋紹興刻本後漢書跋》：“桓、構二字，時作‘淵聖御名’及‘今上御名’。其為字不成者，跡多剝改，且有已剝未補，遂留空格者。瑗、瑋、慎三字亦缺筆。是蓋刊於高宗南渡已還，而成於孝宗受禪之後。”^㉓

另外，岳珂《桯史》中記載了一個用“為字不成”來鑒定的故事，流傳頗廣。《經史避名彙考》卷二十全錄，故詳錄之：

嘉定庚午（1210），余在中都燕李奉寧坐上，客有葉知幾者，官天府，與焉。葉以博古知音自名。前旬日，有士人攜一古琴，至李氏，鬻之。其名曰“冰清”，斷紋鱗皴，製作奇崛，識與不識，皆謂數百年物。腹有銘，稱晉陵子題，銘曰：“卓哉斯器，樂惟至正。音清韻高，月苦風勁。鎖餘神爽，泛絕機靜。雪夜敲冰，霜天擊磬。陰陽潛感，否臧前鏡。人其審之，豈獨知政。”又書“大曆三年三月三

日上底蜀郡雷氏斫”，鳳沼內書“正元十一年七月八日再修，士雄記。”李以質於葉，葉一見色動，掀髯歎吒，以為至寶。客又有憶誦《澠水燕談》中有是者，取而閱之，銘文歲月皆吻合，良是。葉益自信不誣，起附耳謂主人曰：“某行天下，未之前覲，雖厚直不可失也。”李敬受教，一償百萬錢。鬻者撐拒不肯，曰：“吾祖父世寶此，將貢之上方，大璫某人固許我矣，直未及半，渠可售？”李願信葉語，絕欲得之，門下客為平章，莫能定。余覺葉意，知其為贗，旁坐不平，漫起周視，讀沼中字，皆歷歷可數。因得其所疑，乃以袖覆琴而問葉曰：“琴之美惡，余姑謂弗知，敢問正元何代也？”葉笑未應，坐人曰：“是固唐德宗，何以問為？”余曰：“誠然，琴何以為唐物？”衆嘩起致請，乃指沼字示之，曰：“元字上一字，在本朝為昭陵諱，沼中書正從卜從貝是矣，而貝字闕其旁點，為字不成，蓋今文書令也。唐何自知之？正元前天聖二百年，雷氏乃預知避諱，必無此理，是蓋為贗者。徒取《燕談》，以實其說，不知闕文之熟於用而忘益之，且沼深不可措筆，修琴時必剖而兩，因題其上。字固可識，又何疑焉。”衆猶爭取視，見它字皆煥明，實無旁點，乃大駭。李更衣自內出，或以白之，抵掌笑。葉慚曰：“是猶佳琴，特非唐物而已。”李不欲逆，勉強薄酬，頓損直十之九得焉。鬻琴者雖怒而無以辭也，它日遇諸塗，頽而過之。今都人多售贗物，人或贊嫩，隨輒取贏焉。或徒取龍斷者之稱譽以為近厚，此與攫畫何異，蓋真蔽風也。^②

對於前代文書法令，若非專精，今人往往會對其中專用詞彙不明所以，特別是涉及一些特別細微且今日已多棄之不用的詞彙更是如此。“為字不成”就是這樣一個曾經的專門詞彙。隨着新的詞彙的大量使用，特別是名家名著中使用了新的概念，舊有的詞彙就慢慢退出了歷史舞臺，祇有當我們重新爬梳歷史文獻時，纔會有疑問，也祇有回到歷史，我們纔能找到答案。

注釋：

- ①周少川在《陳垣的避諱學研究——論〈史諱舉例〉的歷史文獻學價值》（《淮北煤炭師範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4期）一文中說：《史諱舉例》一書繼承了宋以後學者對古代避諱的研究成果，通過介紹中國古代皇朝避諱的歷史，總結了歷代避諱的方法和種類，揭示了利用避諱進行考證的各種途徑，為現代避諱學研究的第一部專著，使避諱學成為歷史文獻學的一門專學，發揮了疏通文獻、考證史實的重要作用。
- ②陳垣：《史諱舉例》，中華書局，1956年，158頁。
- ③鮑國強：《〈文津學志〉編輯劄記三則》，《文津流觴》2012年第4期。
- ④李林甫注，陳仲夫點校：《唐六典》，中華書局，1992年，113頁。
- ⑤周廣業：《蓬廬文鈔》卷八雜著，民國二十九年（1940）燕京大學圖書館排印本。
- ⑥當然，也有證據表明唐代的避諱並不是特別嚴格，如：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唐韓愈《東雅堂昌黎集注》卷一賦條“余聞古夏后，象物知神奸，山林民可入”下有小注云：“民或作人，公文石本用民字，多祇為字不成，不盡避唐諱。”按：此注似不確，為字不成其實也是避諱的一種方式。
- ⑦薛梅清點校：《宋刑統》，法律出版社，1999年，180頁。
- ⑧錢仲聯點校：《沈曾植〈海日樓文鈔〉佚跋（二）·影宋本重詳定刑統跋》，《文獻》1991年第4期。

- ⑨徐松：《宋會要輯稿·儀制一三》，稿本。
- ⑩徐松：《中興禮書·吉禮一百》，清蔣氏寶彝堂鈔本。
- ⑪謝深甫《慶元條法事類》卷三，清鈔本。
- ⑫周廣業：《經史避名彙考》卷三，北京圖書館出版社（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15頁。
- ⑬《經史避名彙考》卷三，218頁。
- ⑭《經史避名彙考》卷十四，814頁。
- ⑮《經史避名彙考》卷十四，825頁。
- ⑯《經史避名彙考》卷十四，1141—1142頁。
- ⑰《經史避名彙考》卷十九，1151—1152頁。
- ⑱江標：《宋元本行格表》卷上，清刻本。
- ⑲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十一集部三，清光緒常熟瞿氏家塾刻本。
- ⑳陸心源：《儀顧堂集》卷二十，清光緒刻本。
- ㉑同㉒。
- ㉒同㉑。
- ㉓吳騫《愚谷文存續編》卷二，清嘉慶十九年（1814）刻本。
- ㉔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卷一，中華書局，1989年，24頁。
- ㉕張元濟著，張人鳳編：《張元濟古籍書目序跋彙編》，商務印書館，2003年，903頁。
- ㉖《張元濟古籍書目序跋彙編》，991頁。
- ㉗宋岳珂《桯史》卷第十三，《四部叢刊續編》景元本。

作者單位：國家古籍保護中心